

# 重逢与永生：在时光渡口打捞生命皱褶里的光

## 谭德成散文集《脚步里的声音》序

◎杨清波

我与德成先生是老友，在为德成先生的歌词集《嘹亮三峡》等歌词写下评论后不久，他刻进十余年光阴的散文集《泥土里的影子》面世了。

当那些“有情有缘、有歌有乐、有闲有趣”的影子，以饱含温度的乡愁带给读者亲切、感动和昂扬的力量时，他又以两年多的书写，将深情怀旧的回响与当下生命的迸发无缝对接，凝集成这本《脚步里的声音》，在时光的渡口打捞生命皱褶里的光，让人看到更辽阔的精神世界，引发关于重逢与永生的叩问与思考。

在德成的散文世界里，重逢无处不在，这既是岁月长河中的璀璨涟漪，更是对精神原乡的深情回望。《村小时光》中，他重返三台村那由破庙改造的学校，在“墙面还有隐隐约约的庙堂残缺图饰”前，与年少的自己悄然重逢。这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原初模样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。在那里，“粗壮的榆树，嫩绿的小草，淳朴的村民，乖巧的孩子”，成为他走进村子“就深深地喜欢上了”的难忘景象。当20岁的意气风华，遇见“晚上在一盏油灯下备课至深夜”的群体坚守，“餐餐能吃上一小罐米饭和一菜一汤”的心满意足，还有夜间工作疲惫后打开音乐，在“满天星星的夜空下，一杯老白干，两把花生米，三四个同事”营造的简单快乐，“担心我一个人孤单，便约我陪他去河边打鱼”的真情关爱……这些真实、善良、美好构成的人文图景，如同打开通往精神原乡的时光门，浸润在乡村的每个角落，也温暖了作者和读者的内心。

在《腊生哥》里，对亡者的追忆成为铭心刻骨的别样重逢。“挑柴挑水挑粪，沟沟坎坎大步流星”“从不空手来我家，或挑一捆柴，或背一筐猪草，或提几个鸡蛋……搁在家里后，一边擦着汗水一边走，留也留不住，一碗水都不喝”，寥寥几笔，就让勤劳、憨厚的腊生哥的形象跃然纸上。“埋他那块地，与埋我妈那块地挨得很近”的细节呈现，使个体在乡土伦理中获得超越生死的重逢。这种重逢，让超越血缘的乡土温情平添人性魅力。

令人动容的，还有德成在《春日里》与故乡的重逢。星移斗转，物是人非，父亲的生命已逝，“旧地”变成了“湿地”，但依然成为连接今与昔的载体。他不忍打扰“越看越像父亲”的垂耆老人，却与父亲在时光渡口完成了一次精神重逢。“前一天，我特地回了一趟老家铁桥”，则直接点出故乡是“心灵的归宿”。“听着我在院子说话……三个老大娘都走出门来，不约而同地对我说，回老家来了，这声音真是没有变呢！”“你呀，还没有忘记这个院子！”这些感叹，既是对乡音未改、归乡寻根的肯定，也折射出作者对故土的眷恋。“在百年镇宅桂树下和她握手道别时，她哼起了歌儿‘常回家看看’，让我惊喜不已。不由自主地感叹，春日里的老院子还年轻着！”生理衰老与精神活力的反差，揭示出故乡作为精神原乡的永恒魅力。

在德成的散文中，我们既可以看到《村小时光》《老家那条河》里具有符号标识的地理重逢，也可以读到《我的大舅》《腊生哥》中让消逝的人和事在文字中温柔归来的精神重逢，还可以激活如《流在咖啡屋里的热泪》《卖瓜的大妈》一般感人肺腑的情感重逢。

也许，凡是能够重逢的，必然因其蕴含的独特价值而获得永生；而具有永生价值的生命，也一定能在某种时空维度下欣然重逢。让重逢与永生成为可能的，便是记忆和存续记忆的文字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德成的散文里镌刻着令人动容的生命印记，因其让人沉醉、充满诗意的人性赞歌，放射出平凡而夺目的光。

《老杨》里的老杨，这个“上过高中的土秀才”一生坎坷，因某些问题错失发展机会，却在苦难中形成独特的生存智慧。在和同伴相处恰如遇到知音的日子里，他“买不起牙膏牙刷，用盐水也要漱漱口，补疤的衣服也要穿得干干净净”的生活态度，坚持“水稻科学栽培试验”，背着稻米蹲守县委一夜的执着精神，凸显出“日子再穷，精神不穷”的韧性，和一种生存姿态与生命生长的象征。作为特定时代的幸存者、乡土文明的传承者、城乡变迁的见证者，他的存在昭示人们：生命会消逝，但对土地的爱、对传统的坚守、对他人的温情，则会获得永生。“下次回老家，一定要去

见老杨，在他的新家喝酒聊天。”折射出作者对老杨个体生命的珍视，对其生命皱褶里的光的致敬。

在《脚步里的声音》里，德成先生用真诚、朴实的文字，接地气地为平凡人进行“微立传”，他笔下的凡人像如点点繁星，因其扎根泥土的坚实、不忘来路的初心、感恩生活的行吟，而在不断变化时代背景下拥有了为平凡人生进行“史诗书写”的深刻意蕴。这些普通人的故事，本会因随波逐流而消逝，德成却用文字为他们构筑起一座精神家园，让诗意流淌，让生命的星辰闪耀。

如果说《幸福的光》中，百岁老人“我要去北京”这个跨越近百年的梦想，打破了年龄对生命活力的桎梏，那么，“我凑近她的轮椅，贴近她的耳旁，聊一些她记忆中的往事，她的眼睛里突然有光！”则印证了精神世界的鲜活，可以让记忆与情感留存永续。当看到七旬儿媳、花甲子女、半百孙辈抬轮椅让老奶奶“登”上长城的场景，“几辈人养成的家风，汗水浇灌出来的孝心，在长城上闪光”，“孝”便有了具象化的传承，也通过传播成为超越家族的社会财富。

同样，《流在咖啡屋里的热泪》也让人泪目。触景生情，德成想到自己5岁被父亲抱养的过往，“从那时起，我在父亲的怀里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慈爱”，令人感叹唏嘘。因为不堪回首的苦难被托付给大伯而称之为父亲后，生父便不得不改称么爸。《么爸》通过对“么爸”生命轨迹与家族记忆的交织讲述，一种无奈、感动、痛苦与爱杂糅的复杂感情让人难以名状地无言，这是生命接力的永恒逻辑，也是一种长大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情感痛。

“爸爸，喊了你一辈子的么爸，今天，我回老家来啦。喊你一声爸爸，再不喊么爸。”平时淡定、从容的德成在此刻的字里行间，仿佛一个孩童，喊出了被压抑了太久的心声：“你在天上听见了吗，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亲爱的爸爸。”这样的酣畅淋漓之后，作者以“喊你一辈子的么爸，今天喊你一声爸爸”的身份重构，完成了从伦理称谓到血缘本真的回归，彰显出身份认同的永生张力。

事实上，在这本散文集里，还有《初见，座座田山》《椰林深处的年味》《“荡”趣》《印象宣恩》《秋去城口》等情景交融、轻松怡然的佳作，有《避雨》《挑梨》《么奶奶的凉水摊》《江边老城葛》等令人捧读便不忍释卷和感动的篇什。他写人，写情，写善却坚韧乐观的笑，写一家人、一群人的善，写告别、出走和回归的梦，写流淌的时间、嬗变的空间、行走的脚步，写爱与死、暖与痛，写中国城乡的自然景、风情画、叙事诗与变迁歌，写苦难中的人性和感恩，写时代的印记、泥土的芳香、坚守与变革的希望，写真实的细节、矛盾的心理、感人的一代人的缩影……更宽的视野、更广的领域、更自在的书写，成为《脚步里的声音》不同于前的特质，但不变的是对故土的凝视，对人性的观照，对美的崇尚，将苦难底色、温情细节与岁月沧桑交织融合的自然流露。

这种创作的升华，源于德成对生活的爱、对人的善和对文字的敬畏之心。就像五年前的立冬前日在歌乐山重逢时，我就感到写作已成为他的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一种生命形态。源于生活且是欲罢不能时的写作，怎么能不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呢？读德成的散文，你有一种被牵引的沉浸感。在他的文字里，你可以很安静，也可以随着人物、故事、场景而开心、感动或思考，你会在文字中寻找精神原乡，感受诗意流淌，领略人性光芒，体会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方向。德成以在时光渡口的双向凝视，让人们重逢，也让消逝的人和物迸发永生的力量。

行文至此，东方破晓。此刻，我仿佛意识到：所谓重逢，就是让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对话；所谓永生，就是不被遗忘地记住。而真正的永生不在于名与碑的物理标记，而在于人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；真正的重逢是从心走进心的碰撞与滋养。从这本散文集里，你便可以读到与获得，因为《脚步里的声音》，有温暖生命的爱，也有照亮前路的光。

遵嘱为序，却之不恭。一家之言，管窥蠡测。



### 阅读点灯人

#### 围炉听语，润育初心



杨敏

重庆两江新区橡树湾小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

一卷箴言，温润入心；数句清言，道尽教泽深情。作为深耕教育的行者，我总想寻一本温润如灯的典籍，与广大读者共品文化之芳，共悟育人之理。清代王永彬所著的《围炉夜话》，便是这般藏着岁月温韵与人生智慧的传世佳篇。此书与明代的《菜根谭》《小窗幽记》并称处世三大奇书。无繁复辞藻，不见艰深说理，唯以平和闲谈的温婉笔触，将修身、治学、齐家、处世的智慧，凝练成二百余则清浅箴言。字里行间，是烟火人间的通透，是传统文化的温润，读来如沐春风，如遇良师。

教育本是心灵的浸润，《围炉夜话》字字皆合育人初心。“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”，道破言传身教的真谛——师者以品行立范，家长以家风润心，便是对孩子最绵长的教化；“勤俭为持家之本，和顺为齐家之本”，藏着家风传承的密码，好家风育好人，好校风润成长，让美德在言传身教中生生不息；“以勤补拙，以信立身，以恕待人”，更是赠予少年的成长箴言，教他们守本心、明是非、知进退，在岁月里沉淀温润品格。

尘世喧嚣，经典总能安抚人心、指引方向。翻开此书，恰似围炉静坐，听长者娓娓道来；于字句间涵养心性，于哲思里明晰使命。

愿我们皆能在这卷箴言中，寻得内心安宁，坚守育人初心，让中华传统美德如暖阳普照，滋养每一颗成长的心灵，让教育与美好，相伴而行。

脚步里的声音

